



书目文献出版社

第1辑

目 次

诗 歌

浙东游草.....饶宗颐 一

给李敖.....程步奎 一二七

小 说

千山外，水长流（长篇第一部连载）.....聂华苓 五

千山外，水长流（长篇第二部选刊）.....聂华苓 六一

移山填海.....钟伯西 七一

毋忝所生.....化 成 七六

遗 产.....张荣彦 八二

不平凡的爱.....徐 莹 八五

拒.....陆白烈 八八

异国冷暖.....海东青 九二

马庄歼敌.....郭秋山 九八

经 历.....哲 正 一〇三

鞋.....邓慈仁 一〇八

一夜游.....施叔青 一一〇

情 探.....施叔青 一二八

历史传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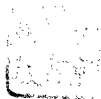
香港海盜张保在与郑一嫂传奇.....范正儒 一二一

暹罗王郑昭风水传奇.....蔡灿然 一二五

散 文

父亲与我.....张瑞麟 一四〇

游埃及记.....程水秀 一四三





浙

東

遊

草

饒宗頤



《屏風畫》

運畫堂

鄧尉候梅（用東坡和春太虛梅花韵）

溫風一夜蘇萬稿，先放數枝堪絕倒。居然香雪春無數，我詩幸未被花惱。偶見橫斜水清淺，只道通仙來太早。正須立馬待黃昏，太湖處處皆暗好。不惜遲春去復來，造物欲人興不掃。客上對花未忍回，移根何如此終老。詩人結習苦難捐，花外行吟空草草。君看好事宋商丘，還留片石懸蒼昊。
香雪海三字為宋商丘題

蟠螭山石壁

虛谷愁山去不還，孤根蟠結石垣間。片帆安穩波千頃。七十二峯敢上山。

放鷄亭

瘦枝千喚始含苞，獨鶴還思下九皋。商畧黃昏湖外雨，題襟興味屬吾曹。

山陰道上和饒翁

爲愛名山入剡來，沈沈迷霧曉初開。敢將紙上倪迂柳，換取江頭何遜梅。

青藤書屋

被酒隨車過小溪，榴花老屋足幽栖。葡萄堪作明珠賣，窮巷幾人駐馬蹄。

禹陵（用坡老遊靈山韵）

此穴非塗山，飛甍起天半。其魚事已往，乘櫟休重歎。過家三不入，萬古歸一槩。俗傳生石紐，崑崙還郊裸。聖者能任勞，吐哺有周旦。來朝只烏鵲，相隨鳬鴨亂。地靈不受寶，丘墟出圭瓊。茲山頓覆繡，萬卉方爛漫。憶當會計初，侯伯奔駭汗。致功須忘身，一誠即彼岸。

會稽山

憶望剡兒坪，初識山川首。今騎天柱背，規模空九有。亘古揚州鎮，戮力唐虞後。刊旅致清油，導山始盡口。發石得真文，伊誰辨蝌蚪。落落宛委山，壁立千雲岫。陽明洞天廣，龍瑞出培塿。朝暮南北風，若耶溪上吼。鄭公今何在？隨處見樵叟。淒迷具區遠，莽落雜林蔽。坐臨鷗鳥沒，落日千帆走。鑑湖近可掬，飲人如中酒。緬懷風流客，賀老骨已朽。去去將安歸？城頭空搔首。

宋李致遠著《龍瑞觀禹穴圖經》現存《道藏》御字號，頗詳會稽山事跡。

萬廟

萬廟銷燼帳隨烟，羽廟休令費紙錢。惟后刊山通九牧，萬邦膜拜尚依然。

唐狄仁傑禁淫祀，除項羽廟，惟會稽萬廟存焉。事見《朝野僉載》。

蘭亭三首東青山翁

俱老人書興未闌，流觴曲水尚潺潺。舊傳鶴觀剡川地，筆塚高於天柱山。

杜光庭《道教靈驗記》：右軍在剡川，有金庭觀、白鶴觀二莊，有秦篆家隱池並在。

過江顛狂未休兵，十紙淪青想伯英。老姥何須多慍色，如今五字抵長城。

晉書羲之傳：庾翼與彼書云：伯英草十紙，過江顛狂亡失。又記為泰山老姥書，各為五字，純初有慍色。

依舊崇丘集茂林，江干還欲盍朋簪。登樓四面誰堪語，惟有青山共此心。

羲之及翼許酒，以桓山近人，四面看之，登樓與語，以此爲樂。

過新昌

福地何年委草萊？三辰頂對即天台。崔嵬峻谷須奇節，自悔雲端人下來。

會稽志載司馬衡處在新昌縣東南四十里。舊傳司馬承植隱天台山，故召而梅，因以爲名。（詳《道藏·天台山志》）

天台賓館遺興

鐘聲不可聞，旅人總早起。叢林疑布陣，橫瓦可十里。此中結危構，有路平如砥。不惜千里來，豈期遇仙子。劉阮骨亦朽，逝者同去水。虛室今生白，共誰說止止？未敢師康樂，貞觀丘壑美。更不敢與公，作賦誇執紼。新詩渾漫興，脫手不移晷。平生獨往願，利名同一癩。羣公且登臨，山中不論齒。何以遺細君，寄詩煩黃耳。

國清寺隋梅

不用宣師說喜神，一株種植二千春。此花開世眞如史，那許尋常折贈人？

赤城山

萬轉千岩掩赤城，尋仙此處只初程。雲霓明滅非難到，淒絕寒泉日夜聲。

方廣寺

接竹傳疲石作梯，山陰欲往苦難躋（平）。當年界道今仍昔，不見天雞向我啼。

高僧傳竺道猷傳：於赤城山接石作梯，接竹傳水，離宗造者十有餘人，玉統之聞而欲往。獻於太元末，卒於山室。

石梁飛瀑爲天台勝處

啓奇示兆費搜尋，猶有飛流出遠林。海客談瀛空嘖語，靈標終古見天心。

孫綽《天台山賦》：「理無隱而不彰，啓二奇以示兆。」《赤城靈應而建標，瀑布飛流而界道。」孔靈符《會稽記》：「飛流激散，冬夏不竭。」李白《夢遊天姥吟》：「天台四萬八千丈，語步時疑。」

智者大師禪院

直上天台百八重，萬松如海走蟠龍，何人得似吾師智？遺蜕層城縹渺峯。

續高僧智顗傳卒於天台山石梁前，爲開皇十七年十一月廿二日。

訪唐梁蕭撰《智者大師修禪道場碑》，碑在天台山華頂峰絕頂塔院，以道遠不克至，悵賦。

補闕完碑出草萊。巍然一石壓天台。幾時華頂重攀陟，爲弔遺蹤認劫灰。

唐石補闕梁蕭撰碑，建於元和間，台州刺史徐放書。文載《唐文粹》卷六十一及《全唐文》卷五百二十。東坡詩云：「鄭先生喜《梁蕭年譜》云：『此碑年代不明，姑列於建中二年，以碑中有自大師沒一百八十餘載上推。』又謂『《全唐文》作一百九十，『九』字誤。』按碑立於元和間，則不當從《文粹》作八十。他時能獲拓本，再訂正之。」

臨海道中，懷故法臨戴密微教授（Paul Danieville）。用大謝廐陵王墓下韵。

黃教授治蘭溪時，歸述至富。年七十餘時，嘗申請赴華，作上虞、永嘉之遊而不果，終生引爲憾事。君歿已五年。余頃自杭州來雁蕩，所歷多是謝詩山水之鄉。追慕遺踪，用志願痛之感。

傍午發天台，密林遍十方。日昃過臨海，淅雨灑重岡。蒼言懷安道，悲飽熱中腸。峨峨天姥峯，修竹晚生涼。平生耽謝詩，池草諷不忘。南山往北山，引領冀遠行。思從七里灘，遵海挹遺芳。蕭志終莫遂，撫卷徒增傷。人事有代謝，時義每相妨。德音去已遠，日就且月將。我來斤竹嶺，念子憫無常。緬邈江海遠，崎嶇征塵揚。虞淵漢寒冰，感舊不成章。

大謝有《入臺臨海嶺初發臨中詩》。李善注引謝氏《遊名山志》：「桂林頂，遠則順尖巖中。」余車在天台，必經嶺解。

大謝有《從斤竹嶺越嶺溪行詩》。斤竹嶺在北雁蕩巖下。

黃巖

手破黃柑嚼道甘，居然鄉味有同諳。淒迷野色隄頭柳，扶夢和烟下浙南。

虎頭山

海畔奇山似虎頭，是誰手壁鎮高丘？江山無處不爭美，閉置車中且縱眸。

雁蕩卽事

眞宰偏留此奧區，移形咫尺卽成圖。急流淡墨休加點，鬼臉亂雲總不如。

蜩皇鍊得感何奇，虎視龍飛各合宜。霧裏諸峯皆濕筆，畫家從此惜華滋。

雙珠谷

絕壁天留大壑漚，從來積健始爲雄。懸空千丈明珠滴，上代何人此篆龍？

半月天峭壁

石罅斜窺半月天，懸泉終日但潺然。谷音誰解無哀樂，且聽仙禽奏管絃。

小龍湫

欲洗人間萬斛愁，振衣漱石小龍湫。岐流不爲岩阿曲，猶挾風雷占上游。

觀音閣

合掌雙峯一線天，鑿龕全仗祖師禪。飛甍直上三千尺，步履依稀太古前。

龍西嶺

滿上青瑤踏紫泥，隨陽去雁任東西。奇峯處處如刀剪，割出春雲與

瞻齊。

華登顯勝門絕頂

顯聖峯頭手自捫，含羞瀑上望中原。平生壯觀君知否？曾躋雁山第一門。

和鏤翁雁頂生朝

最艱危處且逍遙，竟句豐千與自饒。濟勝隨君忘遠近，萬峯如苑度花朝。

別雁蕩山

峨峨雁蕩峯，奇秀信天剖，傳聞阿雁漢，伐木臨巨數。其下有雙潭，龍湫入戶牖。晝休經行處，晏坐彈指久。周郭作山圖，嗟歎出坡受。頃者歷覽來，溫台落吾手。蒼崖何峻絕，捫壁駿奔走。俯視中折瀑，如柳生在肘。遠近諸奇觀，一一畧指顧。向來不解飲，對山屢舉酒。作詩謝山靈，友于意良厚。別去雨濛濛，停車三回首。

晚唐僧實休爲羅漢諸詠，有「雁蕩經行雲漢，龍湫晏坐雨濛濛」句。格聖俞有和孫仲雅雁蕩詩，東坡有次韵周郭寄雁蕩山園七律。此皆謝軍公雁蕩詩遺所未載。

高視道中

晨興嘗過楊梅關，疊嶂連天無雁還。百里梯田將綠繞，一車蒼蘆漸浙東山。

登天一閣

失喜觀書到羽陵，榜題體勢尚龍騰。芸香千仞鳳皇下，松徑萬方賓客登。山水有靈開卷軸，雲烟過眼類風燈。剡藤栗尾敢題句，滿足山中久服膺。時自應落來邦

喜見山谷狂草竹枝長卷真跡，嘆觀止矣

百行狂草化龍蛇，洪艷湘纍自一家。黃菊華顛猶氣岸，竹枝佳句是

桃花。

山谷跋劉夢得竹枝歌，推爲元和間獨步。其簡句有「山桃紅花滿上頭」、「山上海上花」等。

題嘉興吳孟暉續《淮海長短句》

東行萬里有情風。天與娉婷似夢中。芳草危亭多少恨，嘉興一快意何窮。

原載此書印所未聞。羅著《詞辨考》未著錄。其前有茅承德正德辛巳序，故記之。

天童寺（次東坡道場山韵）

松風覆稷滿山麓。天遣金童開靈谷。我行方從雁蕩回，十方雲水看不足。山中霧海何漫漫。剡川因山自屈盤。到此心欲空潭影，清磬松風落急湍。山翁在山偶一出。心知王氣接宸席。萬里歸來重結茅，布衣壑前多手植。我今奔走歷雲鬢。扣門參拜萬松間。山深寺古不可測，入山何故隨出山。山間氣候變昏旦，飽啗山蔬酣飲半。我心無住聞晨鐘，如聽朱絃音三嘆。

望四明山

日月星辰衆洞通（通家謂其洞可通日、月、星、辰謂之四明）。人間何處覓韓終？行藏豈爲蘓轍膽，回首剡溪一夢中。

超山有唐宋梅各一株

超山青眼逾天台。的皪寒花待客來。詞筆春風誰及我？一句看遍宋唐梅。

白堤夜步

休向湖邊問結廬，平林烟水共模糊。漫從花港觀魚處，敲寫夜山入夢圖。（高房山有《夜山圖》）
波光寒色此何辰？弦月無端卻避人。天遣尋詩三兩輩，白堤占盡一湖春。

名作家蘇華女士新近完成的長篇小說《千山外，水長流》，共三十多萬字，分成三部，本刊本期開始連載第一部。

編者

附帶的話

《千山外，水長流》共三十萬字，分成三部，各部自成一體。

第一部寫的是中美混血兒蓮兒描寫歷史的、個人的精神包袱，從中國到美國來尋父、尋根，時間是一九八二年五月——六月，背景是一場大火遺留下的白雲石山莊廢墟。

第二部是柳風蓮寫給女兒蓮兒的一束信，在一九八二年回想一九四四——一九四九年戰中年輕智識份子的心路歷程，而以她與美國記者彼爾的愛情故事為主錢。在她回想往事時，正為「大右派」丈夫金炎申請平反，終於得知他在「四人幫」垮台以後，因「心臟病」死於獄中。金炎在內戰時是學生運動的地下領導。這一部附有蓮兒眉批，反應她的心理變化過程。

第三部又回到現在——一九八二年七月、八月的白雲石山莊廢墟和愛荷華河上；寫的是蓮兒轉化為自我肯定的故事；還有其他人心理轉化的故事。這一部寫的就是個「愛」字。在血腥的二十世紀，歷盡戰亂和人世滄桑，我絕望過，虛無過，但我始終不可救藥地信仰「愛」。

沒有安格爾的支持與呵護，我寫不成這本書。謹以此書獻給我的丈夫保羅·安格爾。

一九八四年春，愛斯華·木蘭花園時節



千山外，水長流

蘇華 著

第一部 (一九八二年五月——六月，美國石頭城)

(一) 蓮兒到達白雲石山莊

「不贊成！不贊成！我還是不贊成！」老瑪麗在起居間的鋼琴上彈着讚美詩：『我們將在河邊相聚嗎』，皺巴巴的手突然停住了，搭在泛黃的鋼琴鍵盤上，右手食指戴着一個厚實的圓滾滾的純金戒指。

老佈郎沒有答腔。他坐在輪椅裏望着大雨洗刷後青青的草地。背後牆上掛着胡佛總統一張大像；他正好坐在那張像下面——那是他常坐的地方，從那兒可以望着窗外春去秋來變幻不定的石頭城景色：圓圓的山丘，圓圓的山谷，柔和得像『溫柔的九月』妻子的身子。他對面牆上掛着格蘭·伍德的名畫：『美國的哥特風格』——一男一女，清教徒似的小市民，兩人全是長長嚴峻的臉，緊閉堅定的嘴，僵硬的身子，瞪着兩眼。男人額頭出奇地高，只因他頭頂禿光了，穿着無領汗衫，工字褲，黑色外單上衣，小小的圓眼鏡，架在直挺的鼻樑上，挂着一根特大的三頭叉——十九世紀的勇猛莊稼人用來叉稻草、打野獸的那種叉子。女人平板板的頭髮，界限分明地從中分開，一絲不苟地梳在腦後，托出她兩頭尖削的橄欖臉。她穿着小白領黑衣，胸口別個橢圓形象牙雕刻別針，小得幾乎看不見，碎花圍裙領上鑲着一道細齒的窄花邊。那一男一女並排端端正正站在一棟美國墾荒時代的小木屋前面；小木屋正面是一條條界限分明的木板，頂上突出尖尖的中古時代哥特式屋頂，正在那一男一女兩張尖削的臉之間。從女人肩上升去，可以看到小屋走廊角上擺了一盆氈根木和一盆秋海棠——經過嚴冬仍然生機盎然的花木，必定是那女人精心精心意意培養的。

『美國的哥特風格』是佈郎家三代人引以為榮的名畫。畫家就是愛荷華州人。老佈郎將那張畫描出了美國墾荒時代的精神面貌：虔誠，堅忍，正直，不屈不撓，信仰上帝。老瑪麗呢？很少同意老伴兒的意見，但對於『美國的哥特風格』，她完全同意老伴兒的評語，甚至說它畫出了往昔的美好時光。兒子彼爾二次大戰從中國回到石頭城，望着那張畫說：『這簡直就是美國啊，是最好

的反法西斯廣告！苦幹的人民，心地善良，有棱有角，帶着點兒幽默，還有點兒『別惹我』的神情。』女兒蘭熙笑着說：『就是這兩張山羊臉叫我害怕！我非離開石頭城不可！』蘭熙的兒子彼利認為『美國的哥特風格』就是對美國社會的諷刺：保守，頑固，自大到狂熱的程度。

彼利從屋外走進來。『嗨，瑪麗。嗨，佈郎。』聲音低低的，沒有半點兒情緒。

石頭城的人全叫他佈郎，連他外孫也叫他佈郎。佈郎本是他家的姓，是石頭城的石礦世家，現在沒落了；石頭城成了人烟稀少的『鬼城』。佈郎在人們心目中，就是石頭城的美好時光最後一個遺民。

『你們好嗎？』彼利加了一句。

『你們好嗎？』老佈郎笑了一下，中風歪了嘴，透着點兒自嘲的味道。『我親愛的彼利呀，人老了，可別問他好不好，只問他是不是更糟了。無事不登三寶殿。有什麼事嗎？』

『老糊塗！』老瑪麗叫了起來。『記憶力越來越不行了。今天是你兒子那個——』她突然停住了。

『今天連兒要到了。』彼利淡淡地說。『你不是要我去接她嗎？我的車子又破又小，行李裝不下。可不可以借一下你們的旅行車？』

『我再重覆一遍：』老瑪麗重重地說：『不贊成，不贊成，我還是不贊成！』

『你不贊成什麼？瑪麗。』彼利說。『不贊成我借車嗎？』

『我知道。』老佈郎開口了。『她不贊成彼爾在中國的女兒到石頭城來。』他頓了一下。『說實話，我也沒把握。我就怕，騎在背上的猴子，撒也撒不掉了。但是……』

「對不起，爹，」老瑪麗打斷了老伴兒的話。「你能肯定那個中國女人就是你兒子的女兒嗎？憑什麼證據？兒子在中國死了三十幾年了，從沒聽說他結過婚，更沒聽說他有孩子！現在，突然鑽出一個中國女人，叫你奶奶，爺爺呀！太荒謬了！一年多以前，我們突然收到一個叫連兒的中國女人的信，我回信了，她說：『對不起，你搞錯了！我們的兒子也叫彼爾，但他從沒結過婚，在中國也沒有私生子。』她又來了信，仍然是奶奶，爺爺呀！仍然說她是我們兒子的女兒，她秋季進愛荷華大學，讀中美比較文學，免學費，要我們做經濟保證人，還要提早來看我們。誰知道她是什麼人？我要她寄張彼爾的照片來，或者是，任何彼爾的遺物——我們也要保證呀！保證她是彼爾的女兒。非常公平合理！她說：沒有彼爾的照片，至於遺物呢，來時帶來。她到了愛荷華，決不負累我們，決不取分文，只是要封公證的保證信就行了。我乾脆不理她了。老頭兒要回信，要她來……」

「算了吧！媽。」老佈郎坐在椅輪裏無力地揮揮手。「別抱怨了！人都快到了。這是我有生之年做的唯一一件冒險的事了。我是個老兵，彼利，你外公是個老兵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打過仗。我還有老兵的精神：不怕冒險，死而後已。連兒到石頭城來，對於我來說，也是件冒險的事。我不像瑪麗那麼否定，但也感到很大的心理負擔；不同的社會，不同的歷史，不同的文化背景，不同的制度——共產黨制度下生長的人，我們談得攏嗎？彼利，美國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呀！」

「很對！」老瑪麗連忙回應。
彼利發着肩，撇撇嘴，沒有說話。
「信不信由你，彼利。我愛我的國家，愛我的石頭城，愛我的家。多麼肥沃的黑黑泥土啊！我坐在這輪椅裏，聞着黑色泥土香，就覺得安全了。現在的年輕人呀！彼利，對不起，我得告訴你實話：現在的年輕人，不要家，不要責任，忘根忘祖。我，我，我，『我』的一代！美國這個國家走下坡路啦！」老佈郎轉頭看着牆上掛的四年八種胡佛總統像：「那個時代不會回來啦。」彼利坐在沙發上，兩手無可奈何地一攤，彷彿表示：說也說不清，也就不說了。

老瑪麗坐在鋼琴旁邊，怔怔望着鋼琴枱上世紀前的一張全家福照片：年青的瑪麗穿着高領栗色長袍，年青的佈郎一身黑西裝、細格子襯衫、黑領結，背心鈕扣吊着金鍊，兩人端端正正並排坐在一張雕花木椅上。瑪麗抱着剛出生的嬰兒蘭斯；佈郎抱着兩歲的彼爾。彼爾肝臟病的，頭髮搭在額前，兩手攤開，彷彿迎接什麼；迎接未來？迎接世界？只因他兩眼炯炯有神，張着嘴笑，更襯出眼前的彼利攤開兩手，無奈的神情。

老瑪麗望着全家福的照片幽幽地說：「這些年來，我好不容易把彼爾慢慢忘記了，現在又想他了。誰知道是怎麼回事？彼爾的死，至今還搞不清楚是怎麼回事？彼爾是一九四九年在南京學生運動的索亂中給人打死的。愛荷華州議員要求國務院作徹底調查，還開始調查，共產黨就佔領南京了。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犧牲的美國人，都成了國家的英雄。只有彼爾，在中國內戰中稀裏糊塗死了。不管是誰打死的，他是中國人打死的！要不是那個中國女人引誘他，他也不會死在中國！」

「瑪麗，」彼利笑了。「你怎麼知道是中國女人引誘你兒子？彼爾告訴過你嗎？」
「還用得着彼爾告訴我嗎？中國女人，日本女人，韓國女人，越南女人，全是那麼一回事！彼爾即便在中國有個女兒，也是個私生子！」
「私生子有什麼錯？」彼利說。「媽呀，媽呀，我的爸爸在哪兒呀？爸爸到白宮去啊！哈哈，哈哈！」堂堂美國總統克利夫蘭就有私生子。」
「對，我記起來了，」老佈郎說。「那就是克利夫蘭總統時候反對派唱的歌。」

老瑪麗走進臥房，拿出一張連兒照片，遞給彼利。「彼利，你看，她是白皮膚？還是黃皮膚？這種黑白照片看不出膚色，中國這彩色照片也沒有！」
「我不管她是什麼膚色，瑪麗。」彼利拿着連兒的照片端詳了一會兒：「她不像美國人，也不像中國人……」
「我也這麼說！」瑪麗的勁兒上來了。「爹，你聽見了嗎？彼利也說她長得怪……」

「哈哈，瑪麗！」彼利打斷她的話。「我並沒說她長得怪！我要說的是：她相貌很特別：她的臉比美國姑娘細嫩、柔和；鼻子比中國姑娘挺一些，眼睛大一些。瑪麗，你瞧這鼻子，翹起的鼻尖，有點兒挑釁調皮的味道，佈郎家的鼻子——也是我的鼻子，佈郎家這傳給我的唯一標記。我敢說，她就是佈郎家的中國姑娘！」

「實在滑稽！」老瑪麗不服氣。「佈郎家的中國姑娘！」
「對不對？媽？」老頭兒聲音响亮起來了。「彼利和我的看法一樣！幾代

人全有我佈郎的鼻子！彼爾的鼻子就是我傳給他的！」他得意地呵呵笑了，彷彿彼爾就在眼前。老頭兒一把白色連鬚鬍子快樂地閃動。

「但是，頭髮的顏色呢？眼睛的顏色呢？爹！」老瑪麗說。「我們的兒子有一頭很好看的金頭髮，很淡很淡的金，軟得像絲一樣。他的眼睛是很淡很淡的藍。這個中國女人，你們瞧，你們瞧！黑白照片可把頭髮、眼睛的顏色照出來了：『黑色！』」

「黑得真好看！瑪麗，」彼利無可奈何地對她搖搖頭。「你是彼爾的媽媽，對不對？你的頭髮是什麼顏色？」

「現在，」瑪麗用手摸摸頭。「當然是灰色啦。」

「以前也不是金色呀！」老頭兒歪着嘴笑着老伴兒，憑着點兒挑釁調皮的神情。「那個我可是很清楚。我和你同床共枕大半個世紀啦！」老頭兒又呵呵笑了。「你的頭髮是棕色！發亮的棕色。你的眼睛也是棕色。很誠實、很溫暖的一雙眼睛。我就是看上你那雙眼睛才娶你！」

老瑪麗這回可笑了，眼睛笑成了三角形，肚子笑得顫巍巍的，一雙黑點黑斑雞皮的手搭在肚子上。「爹，你從來沒有告訴過我！」

「你不給我機會告訴你嘛！」老頭兒認真起來了。「你一天到晚，囉囉嗦嗦，嘮叨不停。哪有我講話的機會？我只好一天到晚看電視……」

「彼利，你聽！」老瑪麗指點着丈夫。「這老頭兒！一天到晚抱怨！說我不管他啦！說我做菜不好吃呀！說我半夜起來看電視吵得他睡不着呀！我也睡不着！不看電視，幹什麼？」老瑪麗越說越火。「現在好啦！家裏來了個中國女人！我可不能說她做孫女！我的兒子就是中國人殺死的！還不是為了中國女人！」

「媽，」老佈郎沉沈

叫了一聲。「說話要講道理。彼爾是在中國死的，

不錯，一九四四年，他到

中國去，是為了打中美共

同的敵人——日本軍閥。

一九四七年，他到中國去，是他自己的選擇；他要

報道、研究中國學生運動

。我不相信他是為了中國女人才到中國去。」

「共產黨佔了大半個中國，他還不肯回來！兵荒馬亂，誰願意就在那兒？還不是為了那個酒吧女？」

「媽麗！」彼利有些激動了。「你怎麼知道她是酒吧女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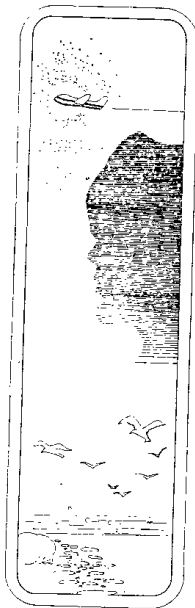
「你怎麼知道她是酒吧女？」老瑪麗反問彼利，拿起桌上的報紙，向彼利抖着。「你看！你看！僅僅越南，就有兩萬五千『雞棒』呀！媽媽不知到哪兒去了？全要到美國來！中國、日本、南韓、越南，多少雞棒要到美國來？美國這一片乾淨土要變『黃』了呀！」

「我倒是感到很歉疚。」彼利說。「美國人在亞洲欠下的孽債！我們對那些孩子應該負責的。」

「但是，」老瑪麗指着報紙上的越南混血兒照片。「你看，這些越南孤兒已經到美國了。我們在還債呀！每個孩子胸前掛着美國父親的照片，這就是證據呀！那個叫蓮兒的，她有什麼證據？」瑪麗頓了一下。「爹，你為我想，自從你中風以後，我沒過一天好日子，壓力大，又害怕，你有個三長兩短，我怎麼辦了？」瑪麗淚汪汪的。「我不能再有任何精神負擔了。家裏突然闖進一個來歷不明的陌生人——陌生的中國人？我實在受不了……」

「媽，」老頭兒望着流淚的老婆，聲音柔和了。「別難受，我是個老兵，死不了。只要我和你一起撐下去，我就死不了。也許是人老了，瘦了，常常想到過去的日子。彼爾死了三十幾年了，我差不多忘記了。奇怪，最近我常常想起他，甚至於夢見他——穿着足球裝笑咪咪跑到我面前：『嗨，爹！』我想起全是他小時候的事。他進了大學以後，尤其是他去中國以後，我對他的記憶幾乎是一片空白。我並不了解我們的兒子呀！媽，蓮兒就是一條線，把我們和兒子搭上了。你明白嗎？媽。就為這個，我才決定要蓮兒來，才冒險為她作經濟保證人。」

「爹，我也想我的兒子呀！我還想到他的骨灰回到石頭城的情景。」老



呢。她嘆息着說。「我可是一天也沒忘記過他！蘭妮，我放棄了，她在紐約有她的事業，她的生活早已不屬於石頭城了。彼爾可不同！他有很強烈的家庭觀念。假若他沒去中國，他就不會死，說不定現在和露西正住在那兒呢？」瑪麗指着一大片草原那邊的一抹紅色木堡，屋子旁邊有一個灰色玉米倉。一個多年不轉的風車聳立在藍天下，瑪麗朝那兒呆呆望了一會兒。「爹，」瑪麗的眼裏流了一臉。「你不知道，這些年來，每個星期六上午，我必到佈郎山莊後面的墓園去看看彼爾……」

「媽，我知道。」老佈郎柔和地說。「媽，你去看彼爾，我知道。我只是不向你提彼爾罷了。」他頓了一下。「媽，我讓達兒到石頭城來，就是個錯誤，也是我斷氣之前最後一次錯誤了。」

「瑪麗，」彼爾微帶感動的聲音。「達兒就要到了。過去的，就讓它過去吧！且看達兒是怎麼樣的。我就住在水塔裏，」他一隻手指向草原上的石頭水塔。「這麼近！我可以幫忙解決達兒的問題。現在是五月，媽好，往下來，開學時候，到愛荷華城去；不好，你隨時可以請她出門，自謀生活。現在，」彼爾抬頭看牆上牆壁掛鐘：「我們得解決眼前的問題！還有半個鐘頭，達兒的飛機就要到了。瑪麗，我可以借你們的旅行車到機場去接她嗎？」

「你愛開就開吧！反正車子是我弄的，我們早已不開車了。」

石頭城在太古洪荒時代本是汪洋大海。海水退去，留下一片開不盡的白雲石礦，和一條流不盡的俄普西河。從印第安人時代一直到現在，鎮上的人都認為那是石頭城的兩大寶。石頭城歷盡興衰；石頭城的人歷盡滄桑。但一掠一掠的山岩，白雲似地，仍然沒有飄走；俄普西河，一條清冽的柔水，仍然靜靜地流。「我們來了，去了。石頭城，俄普西河，永遠在這兒。永遠在這兒。」當年石頭城開礦致富的「三大巨頭」之一——「佈郎先生」就自豪地說過這幾句話。

「佈郎先生」是「佈郎」的爺爺，那時候，鎮上的人叫他「佈郎先生」。佈郎先生和另外兩個家族，十九世紀後期被豐富的石礦引誘到石頭城來。他們全是愛爾蘭的移民。初來時，他們做鑿石工人；幾年之後，三個家族各擁有一座大石礦山，成了鎮上的「三大巨頭」。他們的成功，主要是因為苦幹，也因為他們發明了「現代」方法來開採石礦，譬如改用水力發電來搬運石頭；用黑色火藥來炸開石礦；炸開來的，又是一塊塊天生的平滑石板，用不了多少人工，就可以用來造屋、造橋。那時美國還是火車時代；火車駛過的橋樑全是

用石頭造成的。石頭城成了美國石礦中心。

佈郎先生是「三大巨頭」的首富。他要使原始的石頭城改造成文化城。他建造了歌劇院、哥倫布旅館、商店中心、火車站、學校、聖約瑟天主教堂。但最叫人稱道的，是他的佈郎山莊。

佈郎山莊巍然聳立在山頂，在橡樹、楓樹叢中，對着俄普西河，當年住在佈郎山莊的人，可以看到河上千里萬化的美景；現在的俄普西河已被山上鬱鬱蔥蔥的樹木遮得看不見了。佈郎山莊的意大利哥特式三層樓房，全是用本地白雲石建造的。莊園上還有一小棟石頭屋子，一個圓形石頭水塔。那棟小白雲石屋當年是僕人住的屋子；改造之後，現在成了佈郎和瑪麗的家；彼爾「借」去水塔，用他的手，一塊塊石頭，一塊塊木板，改造成了安身的地方，他到石頭城時，就住在那兒。至於當年的意大利哥特式三層樓房呢？彼爾從中國回到石頭城以後，眼看着她在一場大火中燒掉了，只剩下個空空的巨大白雲石架，和屋前四根粗大的白雲石柱。

佈郎家族的好運在廿世紀初，就下坡路了，石頭城也逐漸蕭條了。美國的火車逐漸被飛機代替了；石頭城也逐漸被新發明的鋼骨水泥代替了。但最大的致命傷，還是佈郎先生自招的。他野心太大，開礦用了過火的炸藥，爆炸的方方向又估計錯誤。轟的一聲，天昏地暗，飛騰的白雲石，砸壞了開礦機器，砸死了開礦的工人，砸毀了整塊石頭城。石頭城立刻成了一座「鬼城」。

春去秋來，野草、繁花、樹叢，在亂石縫裏長出來了，掩蓋了白雲石壁開鑿的傷痕。石頭城只剩下佈郎山莊、聖約瑟教堂、俄普西河邊一個小雜貨店。石頭城被人遺忘了。偶而有旅行的人開車路過，嘆息寂寞的舊火車站成了「老古董」。夏天，詩人畫家到那兒去發掘古之幽情——山莊吸引他們，先到山坡，望着那十九世紀的大藝術作品，在野草叢中，在蒼翠樹林裏，巍然獨立，詩情畫意就來了。但是，佈郎山莊荒涼之極，詩人、畫家也不去石頭城了。現在，石頭城只有二十幾戶人家。當年「三大巨頭」只有佈郎先生的子孫在石頭城留下來了。到石頭城來住的「外來戶」，主要是因為石頭城的房租便宜。也有人喜歡石頭城原始的自然，來浪蕩一下，但沒多久又搬走了，那多半是東瀛西瀛的年輕人。也有雄心勃勃的人，要把石頭城「現代化」起來，甚至有人要買下大火燒毀的佈郎山莊，建造希爾頓大旅館。佈郎坐在輪椅裏拍腿大罵：誰要挖他老根，他就要誰的命！「我是個老英雄！」他威脅人時就說的話。他要保存風吹水流的石頭城，神哭鬼號的石頭城——石頭城充滿了神話傳說，譬如娘

普西河吧，就是「青春水」，人喝了長生不老。威晉西河上光、聲、色的變化，就可告訴你季節的變化。江邊的柳條一夜之間變成了潔白的玉帶——冬天來了。鳥兒在朦朧天亮的曙光中清亮地叫——春天來了。吱——吱——吱一聲聲悠悠蟬鳴，叫綠了峽谷西河——河裏映着許許多多的樹林，夏天來了。蓬的一下，滿山遍野的楓葉燒紅了峽谷西河——秋天來了。

蓮兒一走出機艙，彼利就看見她了。她細挑個頭，長髮紮了把馬尾頭，在背後一甩一甩，粉藍襯衫，白色百摺裙。彼利隔著玻璃窗在候機走廊上向她招手。蓮兒四處張望，卻沒看見他。彼利跑到出口處，迎面向蓮兒噓了一聲。蓮兒一怔。

「我是彼利，蓮兒。我是你表弟。」彼利從她手裏接過旅行包，和她一同走向取行李的地方。

「表弟？」蓮兒望著彼利。

「我的媽媽蘭麗，是你爸爸的妹妹。」

「啊。那我們是很近的親戚了。」

彼利聳聳肩。「大概是吧。」

兩人沉默著，都不知如何開口。人流從他們身邊湧過去。他們走得很慢。很吃力的樣子。

「你有些像彼蘭。」彼利終於說話了。

「是嗎？」蓮兒噘了一下。「我從沒見過他，不知道他是什麼樣兒。」

「你應看見過自己爸爸的照片吧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怎麼回事？你媽媽沒有你爸爸的照片？」

「沒有。」蓮兒不願說下去。她在北京一上飛機，就存心把過去拋到九霄雲外，再也不去想它了。

兩人又沉默了。

「瑪麗說我很像彼蘭。」彼利只好又談彼蘭

——他和蓮兒之間唯一的連繫。「我的名字就是為紀念他而取的。我們兩人的正式名字叫維廉。」



彼蘭，彼利都是維廉的小名。」

蓮兒轉頭望着彼利。他頭金髮，上丁鎢的金，亂蓬蓬的，沒有梳理，而且，也太長了些。一臉憨態，說話有不見他的嘴。他眼睛淡藍，和他襯衫相近的柔藍，那雙眼睛她可沒法挑剔。他穿了一件檸檬黃短袖舊汗衫；褪色牛仔褲狗咬了似的，褲腳給狗咬成了一圈襁子；膝蓋上還打了兩個皮補綻。彼利說他像爸爸。爸爸就是那副德性嗎？蓮兒暗自好笑：竟拿彼利和爸爸相比，實在不倫不類。爸爸若是活着，也是年近花甲的人了。

「瑪麗說我很像彼蘭，」彼利又找話說。「但她總說一代不如一代了；彼蘭比我好。」

「瑪麗就是我奶奶，是嗎？」

彼利點點頭。「是。」

「你叫你媽媽瑪麗？我可聽不慣！」

「為什麼不可以？我叫外公佈朗，鎮上的人全叫他佈郎。你也可以叫他們佈郎、瑪麗呀！」

蓮兒搖搖頭。「不行，叫不出來。他們是我的爺爺、奶奶。」

「你叫他佈郎，他也是你爺爺；你叫她瑪麗，她也是你奶奶。那有什麼區別呢？別小題大做了。」

蓮兒望了他一眼，又沒法說下去了。她心裏本來就是惶惶的，一踏上美國國土，就碰到這麼一個不懂事的美國佬！居然還是她表弟！說了三句話，沒有一句投機。她倒是對機場上川流不息的美國人很有興趣，尤其是女性。她們的衣着沒有相同的，五顏六色，長裙，短褲，赤腳，涼鞋，高跟鞋——厚墩墩五寸的底，從腳跟一直「高」到腳尖。也有珠光寶氣的「淑女」，手腕上叮叮噹噹戴了幾個手鐲，一根手指頭戴上幾個戒指；一道一道的項鍊，金鍊，銀鍊，珍珠鍊，全是「在領子」上；杏仁形指甲，腳指甲，嘴唇，全是一色烏鳥的紅。嘴角站着一對男女，大約十幾歲

吧，男孩在女孩臉上，帽子上又唾又親；女孩穿著三點式夏裝，貼在男孩身上，眼淚流了一臉。難捨難分的一對小情人。機場上川流不息的旅客從他們身邊漠然走過去。蓮兒轉身背着那對小情人，等着她的行李從運輸機上滑出來。

「你看那一對情人！」彼利似乎看出蓮兒窘境，故意逗她。「你們中國人也當街接吻嗎？」

「你認為我們那麼噁心嗎？」

「噁心？」彼利笑了。「噁心？那是天下頂自然的事！」

「噁心！噁心！」蓮兒氣沖沖地對他說，走開去，使勁擺擺頭。

彼利走過去。「蓮兒，對不起，我不該逗你。我明知中國人只是『做』而不談『愛』的。否則，中國怎麼會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呢？但你也太神經質了罷！蓮兒。」

蓮兒不作聲。她不喜歡彼利那句話：「中國人只是『做』而不談『愛』的。」彼利一見面就揭她痛處。

「對不對？」彼利逼着問。「你也太神經質了吧？」

蓮兒仍然不作聲。天呀，這個不懂事的表弟竟和紅衛兵一樣，非得逼你「坦白」不可。

「蓮兒，對不起，」彼利一隻臂膀繞在蓮兒肩上。「我以後說話得小心。」蓮兒使勁將他的手從肩上抖下去。

「天，我又錯了！」彼利無可奈何笑笑。「這只是個習慣，沒有任何意義。」

蓮兒從運輸機上提起用粗繩捆了又捆的大塑膠箱子。彼利連忙伸手要接過去。

「不用。」蓮兒說。「我幹重活幹慣了。」

「我倒很像我們婦女運動人物。」彼利又開玩笑笑了。「不要男人幫忙。」

「我們不需要婦女運動。我們婦女已經解放了。」蓮兒提起大箱子向機場出口走，突然發覺，她和自己表弟講話，「你們」「我們」，簡直是「畫清界限」嘛！

「蓮兒，我還沒見過你這樣的女性。你很複雜，很有趣。」彼利坐進汽車時，轉頭對蓮兒說。「不過，你得有點幽默感。你太認真了。」

車子在金色玉米田之間的公路上駛去。白色農舍，紅色倉房，綠色樹叢，黑色泥土，兩三隻綠色的馬，天空是純淨的藍，地平線上一抹柔柔的紅——太

陽落下去了。

「噫——」蓮兒深深吸了口氣——新鮮綠色的空氣。多自在啊！這是她從沒有的感覺。現在，她不必有任何戒備，任何忌諱了。這麼廣大的平原上，就沒看到一個人！人擠人、人擠人、人整人的事在這兒總不會發生吧！「我沒想到這兒的田野這麼可愛，這麼平靜。我還以為到處是煙囪，到處冒黑煙，人怕人，每個人身上帶着槍，帶着刀……」

「你說的也不錯。」彼利開車，眼望前方。「那是大城市。」

「爺爺奶奶好嗎？」蓮兒突然想起，和彼利見面以後，還沒問起倆老，很不禮貌。

彼利撇撇嘴。「我認為他們很好。他們自己可認為不好。人老了，談過去，談病痛，談死亡。」

蓮兒望了他一眼。還好！沒問候倆老，並沒犯錯。

「佈兒！一天到晚坐在輪椅上看電視。」彼利繼續說。「瑪麗一天到晚叨叨不停，兩手得了風濕，好久不開車了。接你的事，就輪到我頭上了。」

「你和他們住在一起嗎？」

「和他們住在一起？」彼利笑了。「和兩個老人住在一起。我可要發瘋了！當然不！當然不！佈兒山莊一場大火燒掉之後，他們把以前僕人住的屋子改修了一下，現在就住在那兒，在巨大的空空的石架旁邊。他們不肯搬走，山莊是他們祖宗白起家的地方……」

「他們祖宗？」蓮兒笑了。「不是你的祖宗嗎？」

「唉——」彼利也笑了。「我算是說了一句逗你笑的話。你笑起來，臉上的冰全化了。你板着臉的樣子，實在可怕。我本來打算把你交給佈兒和瑪麗，就擺擺手說再見了。沒想到你還會笑。」

「彼利，你到底住在哪兒？」

「我住在佈兒山莊的水塔裏。」

「水塔也能住人嗎？」蓮兒住過落棚，沒想到在美國還有人住水塔。

「水塔圓圓的，全是石頭造的，我自己裏面用木板搭了間閣樓，窗子正對着俄普西河，因為高，佈兒他們看不到的河景，我可以看到，美極了！我以前並不住在那兒。我沒有一定的住處。那兒有趣，我就往哪跑。我上愛荷華大學。上學開車，三十分鐘就到了。」

「啊，你也上愛荷華大學。你結婚了嗎？」蓮兒問過之後，又十分後悔。

聽說美國人不喜歡人探問個人私事。

路邊樹上一隻鳥飛走了。

「結婚？」彼利指着天上飛鳥。「結婚是鳥兒的事。你結婚了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有男朋友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我不相信。中國男人到哪兒去了？你這樣標緻的女子，沒有男朋友？」

「沒有。」蓮兒突然又僵硬起來了，不肯說話了；後侮又和那個莽撞的美國佬搭起腔來了。

又是一陣難堪的沉默。

「你會喜歡佈郎山莊。」彼利又找話說了。「一片廢墟，只有幾面石牆，幾根石柱。我希望有人把它修成原來的樣子。我搬到石頭城，一直在研究佈郎山莊的建築和歷史。我說我要重修佈郎山莊。當然，幾乎不可能。我要想辦法賺錢，恐怕那個也不可能。但我決不放棄，而且，別人聽說我要重修山莊，就不會不斷找上門，要買下來修大旅館、大餐館。佈郎、瑪麗就讓我把手塔改裝一下，住在那兒，不收分文。」

「啊。」蓮兒心想，這麼親的外孫，就是讓他白白住，就是養他一輩子，也是應該的呀！還好意思談錢的事嗎？至於她自己，則是另一回事了，當初來幾個月，主要是想看看倆老；也想找找工作。

「重修佈郎山莊是我兩個朋友的理想。我們三人有一套辦法賺錢，賺的錢就修佈郎山莊。說不定你也可以幫忙呢！」彼利向她眨眨眼，胸有成竹的樣子。佈郎山莊那幢房子，簡直就是件十九世紀藝術品：十五間屋子，七個大理石壁爐，四根大理石柱子……」

「我懂得你要重修佈郎山莊的心情——祖宗的遺產嘛！」

「不，不對。」彼利笑了。「這回可是你錯了！」他一根手指頭指點她。

「我和祖宗完全無干！死了好多年了，見也沒見過。佈郎、瑪麗支持我作研究，倒是因為忘了祖宗；在石頭城這座「鬼城」裏，仍然對他們的祖宗——佈郎先生感到非常驕傲。現在他們也只能顧到溫飽，沒錢沒力去修山莊了，任它荒蕪下去。我說想辦法去修吧！他們又說我不實際。我很實際，只是有些特殊的想法而已。我要用一雙手來幹活！我要生活在泥土上，生活在流水上。研究

佈郎山莊，就是為了要過那樣的生活。那件工作本身就是一種生活方式，不是為了祖宗。」

蓮兒楞楞望着彼利，彷彿聽天方夜譚一樣。美國年輕人愛幹甚麼就幹甚麼！組織、家庭全管不着！一個人赤手空拳要造山莊，的確很荒謬。君樣子，彼利可是真認真呢！蓮兒想到北京防空地道的情景，她和姥姥，以及那一條街的人，全都去挖了，挖得她腰酸背痛。地道一張網似地補遍北京地下。但那是集體勞動的效果呀。

「誰給你工資呢？」蓮兒問。「你得吃飽肚子才能幹活呀！」

「工資？」彼利哈哈笑了。「我給我自己工資。我打零工過活，給人幹木匠活呀，在酒吧彈吉他唱歌呀！我本是音樂系學生，現在改學語言學！——如何教外國人英文；有麵包吃，就不工作；麵包充了，再打工。反正餓不死。我跑過許多國家，歐洲。目前，我住在石頭城。我和兩個朋友有個具體計劃。我們已經把破舊西河邊的一個石頭雜貨店買過來了。我朋友的錢——她剛接受了一筆祖父遺產……」

「拿祖父的遺產，鬧獨立！這叫什麼獨立？」蓮兒想到彼利漂亮的女「朋友」。誰知道是什麼樣的「朋友」？

彼利望她一眼。「在她祖父死去之前，她可從沒拿她一文錢。她在餐館端盤子洗碗。」

「真的嗎？那就叫做「捧著金碗叫化」，才獨立得那麼心安理得。」

「也不見得。有的父母，和子女關係不好，死了把錢捐出來做慈善事業。譬如，佈郎和瑪麗，我就沒指望從他們那兒得到什麼遺產。我研究佈郎山莊，不是研究「遺產」，而是研究一件十九世紀的藝術品，是要回到自然的生活方式。你懂嗎？你懂嗎？」

「你以為我來，是來和你爭遺產的嗎？」蓮兒衝口而出，說了又後悔。「我是來看爸爸的故鄉。我讀書，決不要美國人一文錢……」蓮兒突然停住了，一到美國，她就成了這道地地的中國人，有強烈的「國家意識」；她原以為自己對中國的心冷了，死了。這是怎麼回事呢？

「蓮兒，你很難對付！我原想兒兒也沒想到遺產的事！」彼利天真的臉上淌着汗。



插圖：甘嘉麗

千山外，水長流

聶華苓

第一部

（一九八二年五月——六月，美國石頭城）

（一）蓮兒到達白雲石山莊

（續）

蓮兒突然發覺自己心眼兒太多了。在各種「運動」「革命」裏，她和人鬥心眼鬥慣了。那一套完全不能用在簡單坦率的彼利身上。彼利受了委屈，她不禁用手拍拍他的肩：「彼利，對不起。我說話傷了你。」蓮兒要找話說，想到彼利一直沒提起他的父母，有些好奇。「彼利，你父母也住在石頭城嗎？」

「蘭熙在紐約，在一家大公司工作。」彼利淡淡地說。「約翰在舊金山，是個醫生。他們早離婚了。蓮兒，你媽媽好嗎？」

「她在重慶的一個學校教英文。四人幫以後，她才恢復工作，身體不好，但工作得很有勁。」

「她變成你來美國嗎？」

「她答應我來。起初，我不敢來。」

「啊。」彼利猶豫了一下。「你媽媽為什麼不來呢？」

「她不會來的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她要等我繼父的消息。」

「你繼父在哪兒？」

「不知道。他在五七年反右運動的時候，被打成大右派，一直到現在，還不知道下落。」

「反右運動？大右派？我不懂！」

蓮兒無可奈何搖搖頭。怎麼向這個單純的年輕美國人解釋呢？「反右運動

「這四個字，就得講一大段中國歷史來解釋。而中國歷史和美國歷史又是多麼不同！就是講出來，彼利也聽不懂。」「反右運動，就是反對右派的運動……」

「運兒仍然講不出個所以然來，只是多加了幾個字眼而已。」「唉，怎麼講呢？」

「什麼是右派？憑什麼標準？」彼利顯然很有興趣。

「唉，和你說不清！」

「告訴我呀！中國的事有趣極了！」

「有趣極了？」運兒對他的大眼睛。「對於中國人，可是要命的事呀！」

「在美國，也有左派，譬如里根，就是右派。」

「運兒嘆息道：『里根當上總統啦！在中國，右派就是大罪人呀！不摘帽子，就翻不了身！標準？沒有標準！你看著不順眼的事，批評了幾句，你就成了右派！你的哥哥站出來說你不是右派，他就成了右派。中國人的事呀……』」

「運兒突然停住了。她在北京一上飛機，就拿定主意：不談政治，不談私事。但是，一下飛機，這位美國表弟就不斷折磨她：政治、私事，全要挖到底。」

「運兒，你知道嗎？你說得我越來越糊塗了。」彼利頓了一下。「運兒，你剛才說，你來是為了看看爸爸的故鄉。這種感情我也不懂。我父親是舊金山有名的外科醫生，苦幹，有才氣，吃飯睡覺，身上也掛著一個小通話機，隨時聽護士向他報告病人情況。你正在吃血紅的牛排，他身上突然發出女人的大叫聲：『馬休爾醫生：急診室裏來了兩個車禍受傷的病人，流血不止……』他成了『工作狂』，認為我沒出息。我們已經十年沒見過面了。」

「中國有句俗話：人在福中不知福。彼利，你不知道你是個幸福的人。有父母有母。我……」

「但是，我和他們很陌生呀！」

「我和我母親也很陌生。」運兒嘆了一下。「我一直就覺得和死去的爸爸親近一些。」

「但是他已經死了。」

「但是，石頭城——他生長的地方還在這兒，他卻在這兒，他的親人在這兒……」

「運兒，你母親一定是個美麗的女人。」

「現在只是一個白了頭髮，皺了臉的老太太了。」

「唉。」彼利沉默了一下。「你和你母親也很陌生，為什麼呢？」

「我母親在重慶教書，我在北京讀外語學院。我是她培養大的。」運兒不

想細說，轉頭望窗外。車子已開上起伏的鄉間小路，一個又一個青青山谷，綠條柔和起來了。白色的教堂塔尖，襯著紅色倉房，格外鮮明。

「彼利，你信基督教嗎？」運兒突然問。

「我不信。」

「你信什麼？」

「我自己。」彼利轉身望著運兒。「你呢？當然是馬列主義囉！」

運兒沒有正面回答，只是說：「我有時看聖經。」

「我不知道中國人還看聖經！你們還信孔教嗎？」

「孔老二在外國人眼中居然成了『教』！」運兒笑了。

她還是在「批林批孔」的時候才知道有個孔老二呢。孔老二沾了林彪的光。林彪本是毛主席接班人，文化大革命期間，早請示，晚彙報，全體肅立，手舉毛主席「語錄」，高呼三聲：「敬祝主席萬壽無疆」，「敬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」，「向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致敬」。幾句何

時，林彪成了反革命！孔老二也給揪了出來，成了「批林批孔」運動的批判目標。起先她還以為孔老是黨中央的大頭頭呢？林彪反革命，孔老是他的幕後總司令，要恢復資本主義制度。後來看到批林批孔的展覽會，才發現孔老二是穿的是古代長袍；林彪穿的是革命軍裝。四人幫粉碎之後，她的思想更紊亂了：以前革命的，現在成了反革命；以前反革命的，現在成了革命的。

「運兒，」彼利一臉迷惑。「中國不是禁止基督教嗎？」

「現在開放了。聖經不是禁書了。有人還上教堂做禮拜呢！」運兒想到箱子裏那本英文聖經，媽媽一直保留著，爸爸留下來的，文化大革命抄家抄走了，最近組織上才連同其他一些東西還還給媽媽。（媽媽給媽媽的翡翠戒指可是不見了。）

運兒在四人幫粉碎以後，發現有同學千方百計從「海外關係」搞來一本聖經，她便寫信向媽媽要那本英文聖經，理由是：她可以學習英文。媽媽不給，來信說基督教是歪門邪道，千萬不可碰。誰知道那是不是真心話？媽媽老了，思想陳舊了。媽媽雖不說，運兒心裏明白：媽媽心有餘悸，誰知道以後怎麼變呢？還是小心為妙。媽媽從不向她提起爸爸；小時候她跟媽媽和繼父金炎住在重慶；還以為金炎是親爸爸呢！至今她也姓「金」。她七歲吧，金炎打成右派，下放勞改；為了滿足派定的右派數目，媽媽成了「翻網右派」。留校打掃衛生，做飯。她她本住武漢，後來投奔北京一個醫生親戚；在醫院工作，人緣好

，又沒歷史問題：姥姥是遺失夫遺棄的受壓迫的婦女，外公也早過世了。反右運動，姥姥把蓮兒接到北京；蓮兒也就在無形之中中和右派父母「畫清界限」了。祖孫倆相依為命。在蓮兒心目中，姥姥比媽媽親；爸爸也比媽媽親。可惜兩人全死了。姥姥是有福的人：在文化大革命那一年（六六年）就病死了。姥姥也從不提爸爸。文革以前，她沒受歧視。姥姥在北京是「外來戶」，別人摸不着底細。在學校裏，蓮兒又是拔尖人物。只是有一次，她十歲吧，姥姥帶她去莊園和園，一羣孩子圍上來衝蓮兒大叫：「難極！」她問姥姥：「我是我媽生的嗎？她為什麼不要我呢？」姥姥笑着說：「傻丫頭！我看看你媽在南京生下你！你像誰小親哥！」什麼是親哥？姥姥不說下去了，支吾着為她梳辮子，紮上紅絨絨。自那以後，她就覺得自己是畸形人，有點兒不對勁，又不知道是什麼不對勁。文化大革命，紅衛兵批鬥媽媽時，才揭發出來：原來蓮兒是「美帝特務」的狗崽子！媽媽從沒告訴她，騙了她十幾年！媽媽、繼父、姥姥——「三人幫」騙了她十幾年！甚至連爸爸的照片也沒看見過。一九七六年以後，她才知道：五十年代反右運動，媽媽把爸爸的照片、信件以及其他遺物全燒了，只留下一本英文聖經，藏在地板下。

「我爸爸是教徒嗎？使利。」蓮兒說出之後，又覺可笑。隨身帶着聖經的人，當然是教徒。她要談爸爸，又不知從何談起——毫無生活內容、毫無牽連的父女關係。在中國這些年，沒人可談；現在到了爸爸的故鄉，談他的人可多了吧。

「呵，抱歉。」彼利向她笑笑。「我從沒見過彼爾。對他毫無了解。」

「呵，」蓮兒個個然。「你沒聽爺爺奶奶談到他嗎？」

「他們談不談，我不知道。住在一個山莊上，我很少去他們那兒。他們一談過去，我就嫌煩，就走開了。我去接你之前，他們談彼爾，我倒是耐着性子聽了一會兒，只因爲我對你很好奇；來接你，總得對你有點兒了解吧。」

「他們談了些什麼？」



「啊，」彼利猶豫着。「你怨我；我怨你。兒子死了三十幾年了，還想來怨去。」彼利頓了一下。「蓮兒，別太理想主義了。」

這句話倒是蓮兒熟悉的。彼利就只說了這句中的肯的話。她確是太理想主義了。對國，對「家」，對母親，對繼父，甚至對姥姥——一個個理想破滅了。彼利居然看出她這個弱點，突然覺得和他親近了點兒。她常幻想爸爸的音容笑貌，但怎麼也描不出一個清晰的形象。自從尼克森訪華以後，北京街上逐漸出現了美國人。她碰到美國男人時，總要多看他一眼——只是一眼，不敢多看，免得美國人會錯意。看他一眼是可以的，但可不能走上前去搭訕。那麼眼看著一下，對她也沒多大幫助。七六年以後，恢復了招生考試制度。她考外語學院學習英文。學校裏來了幾位美國老師，她對那位美國男老師湯普遜先生特別有興趣，五六十歲吧，正好是爸爸的年齡。他頭頂禿的銀髮，銀得發光，就不顯老，反而顯得瀟灑。湯普遜先生對她也特別好，大概因爲她有一半美國人的血液吧。他邀她一同去國際俱樂部聖誕節舞會。蓮兒現在因爲「海外關係」的「半個美國人」，已經成了年輕人之間的「特權階級」了，一般女孩子不能去的地方，她可以去。但她拒絕了，送了湯普遜先生一張紅色愛金「心」字的聖誕卡。謠言傳開了：金蓮兒要嫁給湯普遜老頭兒了，只因爲要到美國去！她一氣之下，再也不見湯普遜先生了，連話也不說了。他是唯一可抓住的「塊特兒」——來描摹爸爸的形象，她也得放棄了。

其實，爸爸並沒活到中年。他和媽媽在一起的時候還很年輕呢！唉！年輕的爸爸。蓮兒雖然轉身盯着彼利，幾乎是央求的口吻：「彼利，你真的像我爸爸嗎？」

「瑪麗是那樣的。」彼利淡淡地回答。

「石頭城！」彼利指着一幢石壁旁的石頭路牌。石壁另一邊有兩條生澀的鐵軌，沿着溝澈見底的峽谷西河拖了一段就斷了。

「這幢石屋以前是石頭城的雜貨店，我們就要在這兒開酒店。」彼利一隻手開車一隻手作嚮導。「這一路過去，過了橋